

僅僅是開始

郭
光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文藝建設叢書

僅僅是開始

郭 光 著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

· 編 委 ·

丁 玲 老 舍 艾 青 趙樹理 李伯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僅僅是開始

郭 光 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5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合聯合組線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0000

定價 12,000元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够推動文藝運動的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1

打完了仗，隊伍一集合，就是缺少張春，真叫人着急。這個張春，一衝鋒，誰也跟不上他；也不說和別人聯絡，齊勝着打。開會給他提意見，說這樣幹危險，也不合戰術，他也接受，說：『對，下回再不了。』可是到了下回，他還是那樣子。他生就兩隻鈴鐺大眼，因此有些人就叫他『楞大眼』，另有些人卻叫他『沒腦筋』。

人們正唸着張春，只見老遠的土坡上，上來了兩個人。有個眼尖的叫起來：『敵人！』這人向前撲了幾步，大家隨聲臥倒。接着又上來了一個人，那個眼尖的跳起來，喊道：『楞大眼！』

大家笑着叫着迎向前去，只見張春揚揚手，催着前面那兩個人，喘呼呼的跑過來；是兩個俘虜：一個細長條，額頭上有塊槍環大的舊傷疤；一個短粗。張春閃着兩隻鈴鐺大眼，顧不得和人們答話，直聲要找指導員。大家見他這股高興着急的勁頭，

知道一時間不出究竟，便領他去見指導員。

一進門，張春就喊：『連長，指導員，我回來了！』

連長和指導員迎出來。張春只顧自己喊：『我捉了兩個俘虜。不在幾個，你聽我說，可有意思咧！他倆是一個村裏的。有一個看見我回頭就跑，喊破了嗓子他也不聽，我就追。他媽的！我明明見他跑進那個院子裏去了，屋裏屋外就那也找不着！我走到茅坑旁邊，見一堆柴草垛，真怪，草垛底上靠着一雙鞋。我一提，嚇！是個人！我說：「出來吧，不殺你。」他撅着屁股不哼聲，氣的我兩手抓住他的腳，一擰，扯了出來。哼！你就看他這個哆嚟勁吧，和女人一樣跪着哭，叫我饒命。我左解釋右解釋拉也拉不起他來。就有這樣的混蛋！打了半年多了，他們過來了那麼多人……』他瞥了下連長，臉紅了紅，接着說：『還不知道咱們寬待俘虜嗎？我真見不得這種軟癱子貨！』

指導員說：『誰願替蔣介石賣命？他能不軟？』

『是，指導員。可是另一個就不同。我追的很急，他忽的爬在一座土牆上，槍口對住我。我一翻身，一顆子彈把我的帽子打飛了。我還了他三發子彈，牆頭上冒了三

股土。那還打的着？他早蹶下去了。我就喊：「蔣介石是你那門親？你這麼堅決？你是還想吃飯？還是要吃子彈？」他不哼。我又來軟的，最後我說：「是窮哥們你就繳槍，是大肚子你就抵抗！喂，不管你是什麼人，繳槍就不殺！」牆裏答腔了：「真不殺嗎？」我說：「我張春擔保！」他就過來了。」

指導員叫把兩個俘虜帶進來。張春拍着走在前面的短個子說：「這個叫石寶山，夠個弟兄。」又指着後面那細長條說：「就是他，鑽柴草垛！」說着使勁吐了口唾沫，輕視的問道：「你叫什麼？」細長條渾身打哆嗦，連連哈腰，嘴裏陰道：「長官，長官，我叫……劉……劉長水。」

劉長水和石寶山小孩子的時候，天天在一起耍，很要好。一個舊曆正月十五過後，父親對劉長水說：『你也不小了，不該和野孩子們胡混了，上學去吧！將來學會打算盤，看個曆書紅白文契，寫個婚……也好挑家繼業。』劉長水把這話告訴了石寶山，石寶山也要去上學。父親正愁着沒吃的，瞪了他一眼，罵道：『去你娘的！你怎比人家？喝西北風上學！』母親把石寶山摟在懷裏小聲說：『上學不好，先生打。』說着眼淚掉下來。

年歲越大了，劉長水對石寶山就越疏遠。

村裏有個『豬眼三爺』，在城裏開座雜貨鋪，是全村爲首大戶。小鳥翅膀軟，總想攀硬枝，劉長水父親央准『豬眼三爺』讓劉長水到雜貨鋪裏當一名外堂。幾年工夫，劉長水鋪裏鋪外樣樣學得通達，買賣很賺錢，薪金又不多，『豬眼三爺』很看重

劉長水。起初劉長水見了石寶山還說句話，後來連招呼也很少打了。

舖裏的人都是『豬眼三爺』的親戚本家，只有劉長水和一個小學徒是外戶人。這一個小學徒，名叫小鎖子，專管鋪床疊被倒夜壺一類的事，外加挨打；和劉長水是同村的。劉長水也常使喚他，有時劉長水被別人吹噓了幾句，便向他身上出氣。有大有小，有貴有賤，劉長水覺着日子就是這樣過法。

日本投降那年，蔣介石要大打內戰，抽兵帖子也送到『豬眼三爺』的雜貨舖裏來。掌櫃的到招兵處和縣政府走動了一趟，隨後招兵處派人到舖子裏來，說是檢驗身體，小鎖子年輕體短，就把劉長水驗了去。臨走時節，掌櫃的把劉長水父親請了來，弄些酒菜，說了好多動人的話，父子兩個就莫名其妙地哭着分別了。

劉長水當兵的那年，石寶山父親死了。石寶山要遵照父親遺囑買口棺材簡單埋葬。同族『豬眼三爺』不依，訓斥道：『不孝的子孫！你爺埋的時候，只唸了一天經，就够你爹丢人的了！你想的更刻薄，只買口棺材，用張蓆捲出去算了！混蛋東西！一代不如一代！』『豬眼三爺』堅持請和尚唸一天經，讓親戚本家弔孝人等吃頓細白米糞粑。當天『豬眼三爺』全家都來吃細白米糞粑。『豬眼三爺』的老婆抱着小

孫子裏外串，嘴裏嘟囔着『人埋的不體面』，順手抓幾個糍粑，揣進懷裏，扭着屁股出去了。事過之後一結賬，石寶山把四畝地給『豬眼三爺』一半還不够，又借了『豬眼三爺』三斗米，要石寶山做一年工來抵。

這天，石寶山給『豬眼三爺』放羊。迎面來了一支隊伍，硬要石寶山帶路，並捆了幾隻羊扔到大車上。石寶山氣得沒奈何，轉眼看見劉長水縮頭縮腦在人羣裏，便求劉長水說情。劉長水說：『可不敢！你就忍了吧！』石寶山一帶路就沒能回去，軍官叫人脫去他的衣裳，扔給他一身破軍裝，罵道：『耍賴？看你穿不穿！』

苦好受，氣難消。石寶山和兩個同鄉小伙子商量要逃跑。一個提議帶上劉長水，另一個說：『不行，爲吃彎腰牌香烟，他被打傷了！』石寶山問是怎麼回事，那人說：『彎腰牌香烟就是官們扔的那長烟屁股。兩點鐘以前，我去換長水的崗，剛到大門口，就見他正在葡萄架下桌椅旁邊拾烟屁股，都是官們打牌的時候扔的。娘賣！真多真長呀，有的就和沒吸過的一樣。我才說要逗他，忽的一塊磚向他飛去，不偏不歪，正打在他腦門上。他喊了一聲，站起來，手剛抬起，立刻又放下了，直癡癡的立在那裏，血順着鼻子往下流。裏面連長的聲音就罵開了：「賤東西！在那站崗？」……』

事情沒鬧好，石寶山他們跑出去幾里地，又被抓回來。連長叫人掘了個大坑，把石寶山他們推進去，掀土就埋。埋到心口窩下，連長叫聲『暫停』，問道：『舒服不舒服？』回頭又對大家說：『看見了吧？……今天特別優待他們，挖出來！』大家才鬆了一口氣，可是連長喊道：『趴下！死罪可免，活罪難饒！』便指着隊裏幾個人說：『把棒子拿出來，給我打！』打了幾下，誰也不肯放勁，連長牙縫裏笑道：『不會打嗎？好，你們趴下，我教給你們！』他奪過一條木棒，雙手掄起，在空中劃了個圓圈，『殺』的一聲砸下去。趴着的人鬼叫了一聲，就咳嗽起來了，連長嘿嘿笑道：『學會了吧？每個人都要教一下！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連長一個個的都打完了，兇兇地罵道：『小心你們的下半截！』石寶山心裏罵道：『禽你媽！你打不斷就是我的。老子還要跑，連你的狗命也捎着！』

劉長水原來想跑不敢跑，見這情形，也就死了心。可是也越想家了。

很快，石寶山他們被裝上火車，運到二千里外的內戰火綫上，想跑也跑不回去了。政訓處來人老是講：『在戰場上被打死，也不要讓共匪俘擄去！俘擄去了，共匪就割鼻子挖眼，……敵人嘛，那會客氣？』石寶山半信半疑，劉長水一聽就心驚。

『他們是不是殺我呢？』

到了解放軍後方，最初幾天，劉長水心裏這塊疙瘩還沒解開。見了解放軍的人，能躲開他就躲開，躲不迭就連連朝人點頭笑；兩眼不是左閃右閃的，就是瞪着不說話；有時和同來的人拉扯幾句，也定不下心神；晚上，聽到窗外有點動靜，就扯石寶山，石寶山睡得呼呼的。一天晚上，通信員叫他到隊部去，他驚出一身汗，心裏說道：『這回來了！爲什麼單單叫我呢？』

回來，劉長水問石寶山：『你看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我看不準害咱們！剛才隊長叫我去，問我這幾天有啥意見，生活習慣不習慣。

要是害咱們，人家問這幹啥？』

石寶山笑道：『誰說害咱們？害人還給人改善伙食？人家又不是養豬！大官還不殺，會殺咱這毛毛兵？政訓處那些人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來的時候我就不很信，信我就不來了！』

日子長了，劉長水心裏這塊疙瘩解消了。另一塊疙瘩又起來：『讓不讓我回家呢？就是讓我回家，他們再抓我當兵，再被俘擄過來，人家就不會這樣客氣了吧？』家，現在在他心裏比什麼都重。他越感覺回不去，就越感覺重。於是那生長白米的細水長流的地，小院裏那棵石榴樹，帶哨的鴿子，全家人等，都飄到眼前來了：『這個不窮也不大富的家，就是有時受「豬眼三爺」的氣，吃些虧；官家徵收重，雜稅多……但是除了再趕上水旱之災，飯還吃得上，總比當兵賣命好。』他的思想一前一後的滿天飛起來，最後落到蔣介石身上：『要不是日本投降了他要打仗，自己也被抽不了來。後來說是停戰復員，員不讓復，倒添了好多新兵，打的更兇了！……他媽的蔣介石！』他這樣罵了一句，心裏還是鬆不開，便去找石寶山。他本來看不起石寶山，可是現在却覺着離不了石寶山。有時他想不通了，經石寶山幾句粗魯話，雖然還解決不了他的心事，却能給身上添些力量、逢到這時，他自己便對自己說：『就是這樣，走』

着看吧。』

不巧，石寶山不在。人說他看開鬥爭會的去。了。劉長水找到會場上，人真多，雜着各色的補綻衣服，密密層層，好像估不出多厚的各色磚石砌起的城牆。右邊牆上、房上和樹上，滿都是人。劉長水登上房，兩眼像扇面一樣展開，望見石寶山和通信員在人羣裏，一會擦眼淚，一會隨着大家喊口號：『打倒地主階級，人民坐天下！』劉長水摸不清是怎麼回事，向場裏一望，只見一個窮老太太指着一個長衫大肚子邊哭邊說。劉長水看見長衫大肚子這副嘴臉，忽然想起『豬眼三爺』來，只是這人沒有『豬眼三爺』那樣威風了。長衫大肚子立在那裏，好像一段朽木頭，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哼吃哼吃的沒有話答。忽然老太太抓住大肚子的胳膊，哭叫道：『你還我兒子！』登時這邊一個小孩子跑進去要他還娘，那邊一個老漢要他還地……把長衫大肚子扯得東倒西歪，大肚子爽的就倒在地上，耍起無賴來了。

劉長水找到石寶山。石寶山正要進去打，被通信員拉回來。通信員說：『恨是恨，用不着咱們打。』劉長水說：『這人許是壞，打嗎？……』

從此，石寶山心眼裏越來越亮，隊裏隊外看見什麼都新鮮，都如意。一天，他對

劉長水說：『我要入伍呀！』劉長水不哼聲。石寶山又說：『往後打到咱們那裏去，也變成這裏的樣子，窮人翻身，土地還家。你看那塊大肚子不像「豬眼三爺」嗎？叫「豬眼三爺」也來這一天！』

劉長水說：『什麼時候打到？誰知道那年那月呀？』

『管他那年那月！反正要打到！』

劉長水低下頭，拿截麥桿插進嘴裏，心想：『打到了，也輪不到我家分地！』又想：『分地不分地，總不受氣了，也好！可是……』最後他又想到自己身上，剛想開頭，石寶山的問題逼來了：『長水，你到底參加解放軍不？』

劉長水看了石寶山一眼，說：『我，我……寶山，參加那個幹啥？難道你打仗還沒打夠嗎？要是能打到咱們那裏，人家自然會打到，也不在你我兩個人。我看你向他們說說，咱們回家吧！』他皺了下眉頭，又說：『要不就給他們做工，等將來和平了再回家。』

石寶山說：『我的主意打定了！』一甩手，揚長走去。

隊上要參加解放軍的人越來越多，劉長水最後想定：『既然是走頭無路，只好參

加，猶猶豫豫，倒顯着自己稀鬆，更沒好處。』便去找石寶山。石寶山很高興，他的意見，要參加俘擄他們來的那個連去，因為他覺着張春那人實在，投他的脾氣；這些日子他從來沒有忘記張春。劉長水不同意，但是扭不過石寶山，只好想道：『去就去，有寶山這個熟人，到那裏總也好些。』石寶山在隊上很好，劉長水後來表現也可以，因此這個少有的要求，最後被允許了。